

皆以爲堯頓駕處而鄆之平陰亦有陶山

今在曹州濟寧之屬

改國於唐卽

中山韋昭書云陶唐皆國名猶殷商然邢昺謂未聞堯居陶與湯
稱異穎達亦謂書傳未聞有唐疑陶唐或共一地不知爾雅說文
陶丘冉成者在於濟陰永初山記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
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
北有廣唐城東有堯故城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丹朱
封也靈臺碑云堯以侯伯恢踐帝而許慎謂堯以楚伯受命滅不
義於丹水楚今唐州故湖陽有西唐山乃唐成公之國記云成王
滅唐徙其國於許郢之間者也董仲舒亦云堯發於諸侯而蘇秦
說趙肅侯云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只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淮南子云堯無百夫之郭舜無置錐之地禹無十

人之衆作文者之常蔽耳

通志曰堯年十五佐兄摯封唐侯二十一卽帝位或言摯禪於堯
高氏曰摯崩而弟放勳立堯始封於唐後遷晉陽及卽位都平陽
會編曰帝年十有三佐摯封殖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爲
唐侯摯在位九年荒淫暴虐天人厭棄之諸侯尊帝爲天子年十
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

庖言曰歷觀諸子書所言帝德儉勤悉以爲天子事疑不盡然羅
氏路史乃紀之諸侯時其說近是夫帝年未二十而天下歸之如
此其存神過化之盛不啻如諸書所稱道者孔子所以於堯獨贊
其如天也古者諸侯朝覲訟獄皆歸有德如虞芮質成而文王受
命斯時且然況上古乎唐侯德盛天與人歸摯不廢而自廢矣不

禪而自禪矣而淮南兵略又云堯戰於丹水註謂滅不義也又韋昭之註云高辛氏衰三苗爲亂堯平之繼高辛氏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是謂義和今尙書堯典七十載之前並無他紀而首載其命義和一段宜爲堯之始事然則堯之自諸侯而爲天子亦未必無所征伐也譬子摯弟之世其果未然
帝堯在天子位百年

史記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世紀曰堯年二十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年舜納於大麓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凡堯卽位九十八年

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

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通志略同

紀年曰帝堯元年帝卽位居冀七十年錫虞舜命七十一年帝二女嬪於虞七十三年舜受終於文祖八十九年帝作游宮於九十年帝游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

續述征記曰城陽縣有堯冢自漢晉二千石及承尉刊名甚衆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於堯碑

邵子極皇經世以會經運之二經日之甲經月之巳經星之癸經辰之未甲辰歲爲唐堯元載經辰之酉甲辰命縣治水癸丑徵舜登用乙卯薦舜於天命之位丙辰舜受終經辰之戊癸未歲徂落邵伯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
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
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會編曰帝堯元載甲辰帝自唐虞踐天子位於平陽七十載癸丑
舉舜七十三載丙辰舜受終一百載癸未帝崩於陽城

學海君道部卷之四

茅絢編

世系類_四

帝王曆系_四

五帝篇

有虞氏世章

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於虞帝顓頊之後虞慕之孫瞽叟之子也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又魯語展禽曰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左傳晉太史趙曰陳顓帝之族自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
明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戴禮五帝德孔子曰帝舜驕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

又帝繫篇曰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產驕牛
驕牛產瞽叟瞽叟產舜

史記曰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

正義曰橋又音

嬌橋牛父曰句望

正義曰句古侯反望音亡

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

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史記又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

歐陽氏曰司馬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出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

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與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爲紂王季下傳一世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代十四世孫而代之豈不謬哉

路史曰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祖曰虞幕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而生物有虞氏報焉幕生窮係窮係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天曹

路史又曰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字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

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於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斃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夫定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趾等處之龍門云

註曰孔晁云幕能脩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丞而報祭之左氏言舜祭幕而風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皆無句望賈逵韋昭乃以幕爲虞思蓋因世本等序舜爲高陽五世孫而所謂幕者無地以置之遂以爲舜後世爾按內傳國

語俱云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然後言舜重之以明德豈得云舜後哉史云窮蟬以來微在匹庶謂庶土非庶民也曰嬪於虞虞乃小國卽瞽叟所封是侯伯矣然王逸以舜爲布衣而耕漁陶販皆庶人之事者蓋以父母頑嚚去而耕野若伯奇重耳云羅氏論曰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猶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是祖堯之堯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於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

也禘於員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繇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後天下爲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繇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謾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慕而宗洎瞽則祖宗於廟蓋自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

於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慕與瞽於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旣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旣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况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嚳何以不謂之異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

胡德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稱異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譽之出江水持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不必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禪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是則舜

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爾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頊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攷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旣滅於隋矣然陳之必殷隋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巳酉土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繇此明矣必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金氏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譽譽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螭牛以至瞽叟而生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序無別已手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則古已別姓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耳胥臣之言爲納懷羸故附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叅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者是也虞慕

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慕並契稷而言則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於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螭牛以至瞽瞍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卽顓頊乎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於黃帝其果足徵乎黃帝氏沒則少昊氏作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卽衰也而史記於黃帝之

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司馬氏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爲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信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馮據也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皆有功德於天下果如史記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羲神農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商周猶

曰世遠也若顓頊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家伯仲子孫以相傳授又何必殊徽號易五運後世又何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况少昊氏上與伏聯曰太昊少昊不必廢少昊爲黃帝之青陽顓頊氏下與帝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爲顓頊之族子也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天下之俊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四人爲十二姓焉又不必皆爲黃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之子則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雜也上古之時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高陽授諸海外之野以爲夷狄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爲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在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爲父母弟所

惡屢瀕於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大聖人推而納之獸則史記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堯之妻舜決之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卽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

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夫

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

世有爲之說者曰祖宗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

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

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

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

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

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

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

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

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周氏洪謨曰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帝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堯爲黃帝曾孫舜爲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堯豈以妻舜哉禮記世本之言皆不足信

楊氏慎曰按羅泌言呂梁碑叙虞舜之世質之史記雖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

卮言曰羅氏路史辨悉羣書采摭極博金氏會編折衷前史擬議亦精其謂舜祖虞幕至於瞽瞍世有虞國非爲庶人足以補前史之闕而訂其訛矣然亦安知虞幕之不出於顓帝顓帝之不出于黃帝乎左氏以幕爲出於項帝水族而系不詳馬遷以舜爲顓帝七代孫而幕不著二史親見古書牴牾踈略則有之鑿空杜撰恐不然也按顓帝之後有后夔爲舜樂正至於儀鳳舞獸而虞幕亦

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則其同出一族世司樂律如棄之世爲后稷益之世馴鳥獸重黎之世掌天官未可知也由此言之舜卽非顓帝之孫其出於黃帝審矣金氏又從左國舜祖顓帝惟顓帝未必黃帝之孫乃以堯舜同出黃帝則二女妻舜爲嫌夫姬嬴任姒皆黃胤也何以無別蓋自黃帝賜姓以來果有同姓異姓之分胥臣所言未盡非也况堯之與舜族屬已遠自與近親者異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也豈得以此概上古聖人比之夷狄禽獸乎瞽瞍逐舜不足爲堯親睦九族之病又因堯舜而疑五帝非黃帝之後皆臆說也愚謂上古之事存而不論如論其世吾從前史矣

舜生於姚虛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華

詩含神霧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書帝命驗曰姚氏

縱華感樞

縱天縱華重華也樞如虹

孔氏孟疏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

孔氏書疏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云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顯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

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下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虞與媯汭爲一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媯爲舜居媯水故也

風土記曰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損石之東舊說言舜上虞人也虞卽會稽縣距餘姚七十里挑丘卽姚丘方相近也今挑丘餘姚西六十虞縣之東本作挑丘今吳北亭虞亭在小江縣裡縣復五十里對小江北岸臨江山有立石所謂損石者也斜角西南指俗呼爲爲公博高石也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後爲縣

郡國志曰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

有歷山云舜耕於此而嘉禾降之

顧野王曰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

會稽舊記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

括地志曰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羅氏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胎之土而命之氏胙土謂封之虞命爲虞氏因生謂生姚墟因賜姓姚故世本皆上言姓下言氏舜先國於虞始爲虞氏及帝堯以二女嬪於虞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世紀云堯見舜處之二宮又云二女妻舜爲築宮室封之虞土然云舜上虞人本姚姓者妄

羅氏又曰虞乃帝舜先世所封河東虞阪所謂嬪於虞者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虞城北十三州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

處穆天子登薄山寘軫之陞宿於虞是也杜預謂河東

太樂史以

爲安邑故唐爲虞州乃都也媯本作瀉柱所都蒲阪今之河東有

瀉水逕首山

卽薄山也

下復一水曰汭北西注河有帝廟然潘城饒汭

皆有媯名潘故縣屬上谷唐改爲媯州而媯之懷戎亦曰媯虛又

金之西城有姚方媯虛杜佑云本曰饒汭有舜祠或謂舜生於此

世本云媯虛在西城西舜居而穎容釋例亦謂舜居西城西本曰

媯汭非也而泗水亦有媯亭長沙有媯水皆有祠去都遠矣若宋

之虞城漢虞縣伯禹所封虞思國卽有虞君專於樂臣爭於權民

盡於利而亡者也餘姚則舜支庶所封今縣在餘姚山之西以河

東有姚故曰餘姚上虞故城則在餘姚今縣拒餘姚七十酈道元

所謂虞濱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故曰上虞太康地記謂帝

避丹朱於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橋郡國志云禹與諸儒會事於此相虞樂而名尤妄餘虞卽虞吳今長興東北有餘虞浦一名餘吳溪舜虞時人化之徠居故記每作餘漁非也

蘇氏曰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爲有姚居於馮汭故爲有媯

金氏曰按舜生於姚墟因生爲姚姓居於馮汭後世復因居馮而爲媯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媯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孟子以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爲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爲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事父母以孝聞

帝堯任位七十載咨四嶽而徵舜於是以二女嬪於虞

書禹謨曰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有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
墨子曰堯舉舜於服澤之陽任之政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被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宥之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爲天子

公孫弘曰舜牧羊於黃河遇堯舉爲天子

呂慎人覽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相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 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說苑雜言曰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

史記曰舜冀州之人也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嘗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卽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瀉汭內行彌謹

郡國志曰河東蒲城有雷首山

注

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

括地志曰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媯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曾南豐曾氏曰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

皇甫謐曰舜陶河濱濟陰西南陶丘亭是也今在廣濟軍

括地志曰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

又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地理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通典曰墨子云舜漁於濩澤今澤州陽成縣有濩澤水寰宇記烏號切

路史註曰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

與大華對峙卽謂歷觀楊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

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孔安國杜預

滙納爲媯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

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

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舜水經注云上有舜祠

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

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皆在東方之地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卽陶

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

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爲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卽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陶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池池陽豐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卽此爲是今書濮間有舜參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爲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謂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

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二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三十爲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爲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且以姚媯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媯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媯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爲公斡會稽又有媯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爲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灤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

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爲之舜井交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媯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爲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爲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書 墨子則言舜漁於濩澤濩澤在今澤之陽城唐濩澤縣應劭云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濩縣故城南漢之澤氏縣魏土地記陽河有沁與濩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舜漁在此故金鑰謂澤州爲舜澤十道記云澤州以濩澤得名皆在河東或云漁澤於雷澤雷澤濟陰非也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鄆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帝冀人而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於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馭觀風或往來於此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二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祠卽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河中記云地有舜之道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羅氏曰凡人育子八歲教讓十三 出之俾就外傳居宿於外

誠欲以尊德性而廣見聞歷艱難而知疾苦也國君育子獨不知悔之乎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其善者非它在於早教諭而習人事爾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世固未有不先賤而多能者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母之間而長男獨遠居乎父母之外遠乎父母惟以成其德多其能也是故一龜出震向明取離而天下治矣雒陽年少蓋知其一而未悉其二也彼知自古聖君少庸君多故亂日長而治日短者在於人主教諭之不早而不知鼂夕聞聞耳目之所接者無非陷溺其良心正性者也能保其終不流乎風雪之中有柰草蔭覆之下無美縱丹雘之垣豈固少經綸之材邪佚則生疾安則忘患是

故洪舒蒲假縱欲敗度而無不至夏之癸商之受周之幽厲秦之二世與夫漢桓靈晉惠懷東昏叔寶若夫後代之棄迷菽麥惑屯毛繆豬驢而疑鹿馬者皆是物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游及其得位則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晉公子十九年在外險阻備嘗而楚君萆路藍縷以起草莽俱霸諸侯夏之仲康少康商之般庚祖甲漢高祖唐太宗與夫文帝光武之所以能恢復境土致太平者咸錄長於民間知人疾苦而已矣德慧以疾疢存聖賢錄忍性達是故愛子不可存之膝下孟戾元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畀以天下是何異於使蟾執鼠鼈捕蝥幾何不矢之哉予繹路史見伏羲之出於庖神農之出於耆黃帝之出於熊少昊之出於清與夫高

陽之出若水帝嚳之出高辛俱自遠方以陟帝位旋致昭泰然後知古有道之君未有不養成於潛者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滄淵者神龍養神之所而潛邸者聖人養德之地歟

舜玄德升聞

孟子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瞽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且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史記本紀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鄩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列女傳曰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旣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又告二女二女曰時其汝去汝裳衣龍王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

出去

王充論衡知實篇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聖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又吉驗篇曰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叟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使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堯聞徵之

劉氏史通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窺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

一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囚於姜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耶

司馬氏史刻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隨踵而誅雖甚愚入必不爲也此

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

蘇氏古史曰孟子言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旣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嶽之薦舜曰蒸蒸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慄瞽叟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旣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

洪氏隨筆曰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旣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

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殺兄而據其妻且爲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嶽之薦舜固曰瞽叟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旣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曰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旣言允若復有殺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封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益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程子遺書曰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

帝王履系 卷四
足以周身安可殺也且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於聖人曰
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
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
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

朱子曰蘇子論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
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
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殺不可得而已不必深辨其事之有無也
路史曰舜初家於冀夙喪其母瞽叟篡御而生象象得親乃咸惡
舜御以不道舜於是往於田泣旻天負罪引慝大杖避小杖受事
親拊弟日以篤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惟恐不獲於象舜執玄德而
化馳若神歷陽之耕侵耕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澆澤

爭漁乃往漁焉鮫人異長爭以深潭與東夷之陶苦窳乃陶於河
濱期年而噐以利牧羊潢陽而獲玉歷於河巖所至嚮合父母之
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故雖躬稼陶鮫惡悴勞苦燭息火食口腹
不獲於美厚而諧和正救烝烝又亡入而不自適灰於常羊什噐
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買賤
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出韓非子等書詳德化門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
事也而往之以救敗也舜其仁也乎編蒲結罟躬耕處苦而民從
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虛而百千家萬家小大
說之秀士以從雄陶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宇宙不辟而至周旋
歷澆之間為之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之

註曰史記舜紀瞽叟使舜澆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論史者多

譏其鄙誕今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屬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羅氏論曰舜不幸而以孝名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淵列女傳首著鳥工龍工之說且以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爲牟劉根之入壁者豈拘姜厄陳之事而桺祭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佑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算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旣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

浚之透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放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於姦旣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旣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遠遠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

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乎越然則規前屢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修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南山也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孌孌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謏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而謏之乎故曰穉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吳氏枋曰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大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

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勤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與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哉象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書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耻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土

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金氏履祥曰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

叟通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叟特出於愛

憎而舜又非大過惡何至於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慕故有

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麤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

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

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稼陶漁之事何

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參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

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母

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

書有謂舜見噐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

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

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

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

章之夫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

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

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何氏孟春曰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

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姑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爾舜之娶

無不告父埋瞽叟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而不得妻則無是理

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云云蘇

子由古史曰四嶽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舜益之禰舜曰蓂蓂

齊慄瞽叟亦允若舜爲庶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豈有旣已用之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子於此不能無失孟子答萬章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緊要處但在此再書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舉舜妻以女則在克諧允若之後矣焚廩浚井等事遷史載之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二子所傳又有不獨出於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萬章所言又異當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者事猶近理

卮言曰孟子論道德必稱堯舜而於舜尤所樂道焉咸丘蒙有瞽瞍北面而朝之語則深闢其妄萬章有塗廩浚井之問非惟不闢之也又直探舜之心而告之何也彼說出於鄙野則幾於誣聖此

說出於傳記不足爲聖病而適以彰聖德也萬章之述其文簡與過於史記孟子之答其言德行切於尚書萬世之下讀其書者咸以爲美談而不知孟子亦一時答問之教如桃應瞽瞍殺人之問蓋亦據理以答之言聖人之處變如是非必實有是事也故言舜之孝若典謨所稱述豈非人情之所有而聖人之至道哉如必以父母弟殺之而舜得不死乃更順適則亦遠於人情而難乎其爲親矣豈仁人孝子之心哉夫子稱舜大孝也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而子孫保其稱閔子騫之孝也亦曰人不問其父母昆弟之言不言其事而孝自著矣晉獻公之殺申生也卒殺之是申生孝而獻公之惡未甚也豈有父母欲殺其子而不可得哉夫善善者多溢美之詞惡惡者多溢惡之詞故曰傳其常無傳

其溢萬章所述蓋亦好事者之溢傳而孟子樂稱堯舜不辨其事之有無耳傳曰孟子真知舜之心雖然豈舜之心哉惟其傳之過故其疑之深呂覽當務曰舜有不孝之行劉子妄毀曰舜有囚父之謗淮南汜倫曰舜有卑父之謗韓非忠孝曰舜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凡此皆不詳格姦允若之訓而泥瞽象殺舜之詞使聖人之真心實行不見於天下後世若有若亡而偽妄者得藉口耳金氏曰不必辨其事之有無而惟論其天理之至夫無是事則無是理君子學聚問辨弗明弗措爲窮理也不著事而空言其理於聖人何有而於學問何益晉大保王祥晉之佐命而魏之賊臣也晉書首傳其孝行又取百餘年他功而附益之以蓋其迹夫居已於孝而居親於惡誠祥心也而後世固曰王祥卧冰以一虛而掩百實溢傳之過也學者中無定衡而信書不辨則是王祥之行真與舜埒也

帝堯試舜三載乃命舜攝帝位

書舜典曰升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麗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帝堯崩舜踐帝位

書舜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又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五十載帝崩

書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鄭玄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唐孔氏曰舜生三十徵庸謂三十年始見用也三十在位歷試二

年攝位二十八年也

歷試三載其一卽是徵用之年故惟有二年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并云三十在位

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乃死是舜凡壽百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帝

位五十年明矣史記鄭玄之說皆謬

史記本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四嶽薦舜堯乃以二女妻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崩

卮言曰史記鄭玄說同然與尚書孟子之言不合當從孔氏

帝王世紀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召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真九十五年戊子使禹攝政百歲癸卯崩

竹書紀年曰帝舜元年巳未帝卽位居冀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於商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

邵子皇極經世以會經運之二經日之甲經月之巳經星之癸經

辰之戌丙戌歲舜格於文祖經辰之亥丙辰薦禹於天命之位丁巳禹受命以會經運之三經日之甲經星之午經辰之子癸酉舜陟方乃死

會編曰帝舜元載丙戌踐天子位三十二載丁巳命禹攝政戊午禹受命攝政四十八載癸酉帝南巡狩崩

張氏紀年叙曰孟子謂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

通志略曰右五帝自少昊至舜凡五世共三百八十五年

吳氏枋曰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僑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孫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

家天下今邈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此引非是蓋炎黃之先同出少典而炎帝傳數十世黃帝傳子詳前章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為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顛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黃帝子各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者堯亦姬姓詳前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吞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

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顛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為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傳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為君而猶避朱於南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孫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續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為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弟姪太甲小甲此誤詳後本章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從弟南庚南庚傳從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

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從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旣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卮言曰史記言黃帝以來有天下者皆黃帝之子孫帝顓頊黃帝之孫也帝嚳黃帝之曾孫也帝堯又嚳之子也帝舜顓頊之六世孫也商契周后稷又皆嚳之子也諸儒謂其說本於戴禮世本亦不足信故論世者不一已詳在各章矣今括而論之命曆序曰黃

帝傳十世而路史曰黃帝玄孫有帝魁旁引有稽則黃帝之後非卽顓頊亦非卽少昊也史記曰黃帝之子青陽降居江水而路史少昊之父曰清胙土於清是爲青陽亦曰雲陽被跡非一少昊襲父之號以有天下則少昊亦世有國之君德盛而爲天子未必卽黃帝孫也國語曰少昊氏衰九黎亂德禍災薦臻顓頊帝乃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謂之氏衰者猶言炎帝氏衰蓋後世爾命曆叙曰少昊傳八世而諸書又曰白帝朱宣比於赤帝蚩尤則少昊之後亦未必卽顓頊也史記曰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經曰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生顓頊竹書昌意產帝乾流路史曰追稱爲帝呂覽亦曰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則顓頊亦世爲國君德盛而爲天子未必卽黃帝曾孫也山海經有孺帝

顓頊蓋襲顓頊之號而淮南曰共工氏與高辛爭爲帝劉晝亦曰顓頊爭於不周論衡又謂顓頊世號共工氏此亦或是後代子孫如炎帝白帝之屬命曆序又曰顓頊傳二十世則顓頊之後未必卽高辛也史記曰帝嚳高辛於顓頊爲族子而王符曰伏羲後嗣諸書又云帝嚳十五佐顓頊封於高辛道書又稱帝偁爲王子則嚳未必卽顓頊從子也命曆序曰高辛氏傳十世淮南子曰堯之時怪獸修蛇皆爲民害而堯誅之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世紀又云堯年十三佐嚳封唐侯是堯以諸侯爲天子則高辛之後未必卽嚳及堯也諸書以嚳堯稷契皆帝嚳子計嚳在位百年矣嚳立九年而堯甫十六又有稷契諸弟何高辛生子之晚也堯在位百年矣而稷契猶佐舜又何壽也且堯有賢弟不用而禪舜不近

人情則嚳堯稷契未必皆兄弟也蓋諸家之說有二一信史記而疑緯書則以五帝必黃帝之子若孫不知史記本戴禮世本傳聞亦有誤也一疑史記而博羣書則以五帝不盡出於黃帝不知史記據戴禮世本而言固非無稽也夫戴禮云黃帝少典之子至帝堯高辛之子猶曰顏氏之子云爾豈必其胤子哉其所叙世系或有闕文如呂梁碑載虞舜之世未可知也王符五德志謂華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伏羲後嗣姜源履大人迹生后稷神龍感姪姁生神農神農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堯後封於鑄赤龍感女媧生劉季大電繞樞感符生黃帝黃帝後嗣握登見大紅感生舜虹流華渚女節感生少昊少昊後嗣修紀見流星感生禹搖光感女樞生顓頊顓頊後嗣娥簡吞燕卵生契契後扶都見白氣感生湯

此蓋據五德以論其世然皆言母而不言父及春秋命曆序五帝
之傳皆數世者全與史記不合不足盡信其直亦不敢盡詆其妄
也若五帝三王之出於黃帝則當以禮記國語正之虞夏禘黃帝
而祖顓頊商周禘嚳而各祖其祖禘者祖之所自出也豈可假哉
惟其世之遠近有不得而盡稽者故諸書之言皆不可廢焉

皇清道部卷之五

茅綯編

世系類 五

帝王曆系 五

三代篇 一

夏世章

帝禹夏后氏帝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

史記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索隱曰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

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山海經曰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

路史曰帝禹夏后氏姁姓名禹其先出於高陽帝高陽納鄒屠氏

女生子駱明及夢日八人駱明生白馬是為伯鯀路史鯀俱作縣

註曰傳記鯀為高陽玄孫故世族譜譏之按漢律志及帝系三

統曆皆謂為高陽五世孫世本等以為高陽生鯀失其世矣

帝堯時鯀治水九載而績弗成

尚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

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舜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周書洪範曰箕子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叙

魯語展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

路史曰縣字熙汶山廣柔人也見子雲蜀記今之茂洲後周汶山郡汶川縣漢廣柔也故縣城在其

西初縣以崇伯事帝帝為泮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之者四岳

稱縣帝曰方命圯族岳曰舉哉試之不可乃已乃以命縣縣姁直

敗數稱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逮帝授舜乃殛鯀於羽

山三年而殛是為羽崩之神寔為夏郊三代舉之

註曰連山易云縣封於崇故國語言崇伯今在鄂東熙寧五年

議廟事王安石以爲禹非因縣受封故楊雄云禹以舜胙土謂前代固有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縣治水或有封不可知安石曰據書傳封於有夏曰有姒者禹也無豫於縣妄矣墨云伯翳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羽郊此親而不善者楚辭云鯀婞直以亡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哉左氏之言後世流傳之過

浚儀王氏曰禹鯀之子也左傳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禹生於石組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淮南修務訓曰禹生於石

高註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

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宋忠註高密禹所封國

楊雄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廁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墻而生於縣

孝經鈎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

命使之星謂流使之星也

尚書帝命驗曰禹白帝精以星感脩已山行見流星意感果然生

姒戎文禹

果然威貌姒禹氏也禹生戎地一名文命

潛夫五德志曰少昊後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

越春秋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年壯未孳嬃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胸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帝王世紀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曾折而生禹於石均虎鼻大口耳參漏首戴鈎

鈐當宵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於西羗而東夷卒也

又史記六

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路史註曰秦宓云禹生石紐郡今之汶山郡乃今之汶川縣也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青城記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者世紀作石均雒書云有人出石夷隨巢子謂禹生崑石皆指此也越春秋云女嬉於戎山得薏苡石以薏流星之爲蓋桓玄母馬氏之類故禮緯云禹以感薏生也華陽郡國志禹生石紐村寰宇記今在茂之汶川縣北四十任豫益州記廣平之石紐村者今其地名劉兒畔蜀本紀作痢兒畔夷人共管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有罪者逐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山不敢西畏軒轅之立也十道記紐爲秦州地名隨巢生著禹生碣石之東斯謬矣禹生在縣未出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棘道明矣青城記長於龍冢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弓

楊氏慎曰易林禹生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羗水經註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雲間陸氏深曰成都學官前綽契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既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靈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

也禹都在今之安邑縣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鄆縣其地遼絕
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
之石紐村禹冗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
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
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
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縣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縣娶
當或有之縣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縣
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
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
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
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 思三都所賦人

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惟若長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
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
云岷山導江經營於禹蹟其後云縣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辨
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
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
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
晉常璩可謂博雅矣况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
以石紐有禹冗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冗實在今會
稽窆石在焉古稱冗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冗居
今言冗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
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

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帝堯命舜攝政乃殛鯀於羽山而舉禹爲司空治水封於夏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社殷

富生物也詳創業類

史記曰堯用鯀治水九年而功不成於是帝堯更求得舜舜登用

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舜與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於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伯禹爲司空帝舜命禹平水土禹告成功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帝舜崩三年喪畢禹卽天子位國號曰夏后賜姓姒氏帝王世紀曰禹未登用之時父旣降在疋庶有聖德四岳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爲司空繼堯治水堯美其績賜姓姒氏封爲夏伯越春秋曰帝堯用鯀治水無功乃殛鯀於羽山此同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嗣鯀之勳易相土觀地分州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堯崩舜薦大禹改官司徒

路史曰禹錫玄珪告成功封之高密以處於櫟是爲有夏曰夏伯

註曰今密之高密禹之初封故世本云鯀生高密是爲禹註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屬潁川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郡北地志云陽翟夏邑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聞不居陽翟寰宇記鄧州引漢志潁川南陽本夏禹國周爲申國按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苑今南陽爲申錯陽翟言之兩誤王克云堯以唐侯開位舜以虞地得達禹繇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地爲號重本不忘始也或云封在虹虹今宿之縣輿地志云堯封夏禹爲伯邑於此卽位徙都於陽翟漢爲夏丘縣北齊爲夏丘郡世記又以高密爲禹字益繆帝舜踐帝位命禹宅百揆二十三年命禹攝政

書舜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四岳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傳曰百揆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四岳僉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言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

書禹謨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舜崩禹踐帝位

孟子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史記曰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二年喪畢禹卽天
子位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越春秋曰舜崩禪位命禹三年喪畢卽天子之位五年政定國號
曰夏后

禹在位十年

史記禹在位十年崩三年喪畢而啓立紀年壬子卽位己未八月
陟路史在位十五年通志在位十年皇極經世以會經運之二經
日之甲經月之已經星之甲經辰之亥丁巳歲禹受命以會經運
之三經日之甲經月之午經星之申經辰之子癸未東巡至於會
稽前通考年歷並同會編曰禹元歲丙子踐位八歲崩於會稽

帝啓帝禹之子母塗山氏女曰后禱

世紀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紀年啓元年癸亥十六年戊寅陟
冊府在位九年路史十六年經世元年甲申十年癸巳崩通考同
通志曰元年丁未九年崩會編啓元歲甲申九歲壬辰崩

帝太康

路史曰帝太康啓子在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歿

羅氏註曰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歿時代曆謂在位十二年按世
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從之刀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
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蓋廢逐之
然後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紀年太康元年癸未畋於洛表畀人居斟鄩四年丙戌陟皇極經

世癸巳太康立二十九年辛酉太康失邦有窮后羿距於河而歿
通志元年丙辰二十九年羿廢之而立其弟仲康通考癸巳嗣立
辛酉爲羿所距失邦而崩會編太康元歲癸巳十九歲辛亥爲羿
所距二十九歲辛酉崩於陽

帝仲康太康之弟

紀年帝中康元年巳丑帝卽位居斟鄩七年乙未陟世子相出居
商丘依邳侯年代曆仲康在位二十八年外紀紹運圖十三年路
史十八年經世壬戌立十三年甲戌崩通考同會編仲康元歲壬
戌十三歲甲戌崩

帝相仲康子

世系譜以相
爲啓之子誤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而代
夏政不脩人事而信用寒浞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
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夏之臣靡自
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史記索隱曰據左傳然則帝相自被篡煞中間經羿浞二氏蓋
三數十年而本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疎略之甚
紀年帝相元年戊戌帝卽位居商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於斟灌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
帥滅斟灌二十七年澆滅斟鄩二十八年寒浞使澆弑帝后緡歸
於有仍伯靡出奔鬲夏世子少康生

經世乙亥夏相立二十八年壬寅寒浞殺有窮后羿氏立使子澆
及豷伐斟灌斟鄩氏滅相封澆於過封豷於戈相之臣靡逃於有

鬲氏相之后緡還於有仍氏始生少康

路史曰帝相元年羿逐之播於商丘依二斟氏八年寒浞殺羿又

二十有二歲倚棗滅二斟而弑帝寒浞自立后緡方娘亟出自竇

歸於有仍

緡少昊後仍大昊後

生少康寒浞篡位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

註曰太康後事惟屈原叙之最詳與內傳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爲劉安之說旣升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才貪於祿位逐相而後不復於意神器故相得以安與征役內傳謂羿方夏之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錄咸云相十四年方爲羿遂蓋誤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弑后相非也年代歷相羿二十八年晁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

又曰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浞四十年其說爲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曆等云浞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晁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殺相相歿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事而後誘豷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可知夏本紀言相崩子少中立益疎

通考帝相乙亥嗣立二十八年壬寅爲羿所逐寒浞殺羿并滅相相之后遷於有仍氏生少康至四十一年壬午滅浞嗣立

會編后相元歲乙亥八歲寒浞殺羿二十八歲壬寅寒浞弑之帝

丘纂位三十九年

帝少康

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遂撫其官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紀夏配天不失舊物

紀年丙寅夏世子少康生乙酉少康自有仍奔虞甲辰伯靡自鬲帥斟灌斟鄩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帥滅戈伯靡殺寒浞伯靡自綸歸於夏邑元年丙午帝卽位二十一年陟

經世經辰之辰壬午夏之臣靡自鬲收斟灌斟鄩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旣立遂滅澆於過滅豷於戈以絕有窮氏之族

通志鄭氏曰羿篡夏后相而立八年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澆至澆能用師滅相相歿乃生少康及少康生杼至杼能用師滅戈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間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矣

路史帝少康在位四十六歲通考壬午立二十二癸卯崩會編同帝杼少康子

紀年元年巳巳卽位十七年乙酉陟冊府十九路史二十七通志元年丁卯十七崩經世經辰之巳甲辰夏杼立十七庚申崩以下通考會編年歷俱從經世

帝槐杼子

紀年帝芬元年戊子即位四十四辛未陟世紀二十八冊府路史
二十六通志元年丁卯二十六崩經世經辰之巳辛酉夏槐立二
十六丙戌崩

帝芒如槐子

紀年帝芒元年壬申五十八巳巳陟冊府十八路史二十八通志
元年庚戌十八崩經世經辰之午丁亥夏芒立經辰之未甲辰崩

帝洩

史記作泄路史曰帝洩是為世宗見年代曆 芒子

紀年帝洩元年辛未二十一辛卯陟世紀年代曆冊府十六路史
二十六通志元年戊辰十六崩經世乙巳夏泄立十六庚申崩
帝不降洩子

紀年帝不降元年巳亥五十九年遜位於弟扃紹運圖六十三世
紀年代曆六十九冊府路史五十九通志元年甲申五十九崩經
世經辰之未辛酉夏不降立五十九經辰之酉巳未崩

帝扃

路史曰帝扃號曰高陽 不降弟 通考曰不降子

紀年戊戌即位十八年乙丑陟世紀年代曆二十一史記冊府路
史俱同通志元年癸未二十一崩經世經辰之酉庚申夏扃立二
十一經辰之戌庚辰崩

帝廩

紀年曰名胤甲 扃子

紀年元年巳未八年丙寅陟世紀紹運圖二十二通志元年甲辰
二十崩經世經辰之戌辛巳夏廩立二十一經辰之亥辛丑崩
帝孔甲廩子

路史曰胤甲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為名號班氏人表帝厯在孔甲從失之

紀年孔甲元年巳巳九年癸丑陟路史四十通志元年甲子三十一年以會經運之四經日之甲經月之午經星之乙經辰之子壬申崩

帝皐紀年曰吳胤甲子

紀年元年庚辰三年壬午陟路史十一通志元年乙未十一崩經世癸酉夏皐立十一癸未崩

帝敬發諸史曰發皐子

紀年元年乙酉七年辛卯陟外紀十一路史帝敬發十二通志元年丙午十三崩經世經辰之子甲申夏發立十九經辰之丑壬寅

崩

帝履癸是為桀

紀年帝履癸元年壬辰三十一年壬戌放路史曰帝履癸敬發弟

也世本皐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為發之子故杜預以為皐之孫非也桀立四十三歲而放

三年歿於亭山年代曆諸書五十二或五十三

經世經辰之丑癸卯夏癸立五十二年經辰之卯甲午放通考癸卯立四十三年乙酉放

史記世表曰從禹至桀十七世

漢書歷志曰夏后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竹書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壬子終壬戌

路史曰夏氏十七王十四代凡四百八十有三歲

羅氏註曰汲冢紀年云夏并窮寒四百七十二年三統曆云十七主通拜浞四百三十二年世多從之非也六韜大明云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爲無道湯得伊尹一舉而放之誤矣

冊府元龜曰禹自戊戌歲建國盡巳酉十五代十七王通拜梟四百三十二年

經世通考曰夏一十七世共四百五十九年首丁巳盡乙未

學海君道部卷之六

世系類

帝王曆系 六

三代篇 二

殷世章

殷之先曰契高辛氏之子也子姓

詩商頌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毛傳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媒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也

鄭箋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

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曰以廣大茫茫然孔疏毛氏不信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媒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媒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上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玄鳥之來氣候之常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是時猶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史記及諸緯侯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

集註春風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之女簡狄祈於郊禱臛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商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豐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茫茫言契受天命而有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受命而有天下也詩人於契與湯並致其尊美也

商頌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幘旣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鄭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

狄吞鯢遺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

孔疏正義曰鄭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其國始廣大也有娥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辛也

集註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幘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后稷及有邰也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則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覽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謚謚二女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須臾燕遺二卵北飛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

書中侯契握曰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

淮南修務曰契生於卵

高註曰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悞背而出

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扶桑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
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紵夜夢神母謂之曰
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聖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
而生契叶卵之文也

此論益怪可惡
存之以見其妄

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
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
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
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
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
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

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
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
大也詩人美而頌曰殷土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
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
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
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
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
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
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
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
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

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耶曰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脩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代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耶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

蘓洵譽妃論曰史記載帝譽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祖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

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譽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妃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妃鳥降為祀郊禘之侯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

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蔽其粲
至周而發之化爲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
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
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
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難察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
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無害則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
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羅願爾雅翼曰玄鳥以春分來而秋分去其來主爲孚乳蕃滋於
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媒以爲子契因是而生故詩曰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或曰簡翟吞乙卵而生契故契號玄王賜姓子氏成
湯紹其後而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爲孔子乙至得子則名嘉而
字孔子又人及鳥生子謂之乳亦從乙從孚荆楚之俗燕始來睇
有人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子皆燕爲生子之驗然稱簡翟之
吞卵似乎不然予按帝少昊以玄鳥爲司分之官或者簡翟之家
有娥氏之先在少昊時嘗爲之殷人尊其先故曰降契以玄鳥氏
之出故宅土芒芒廣大如春秋傳所謂爽鳩氏始有齊地云耳何
必吞玄乙卵而後爲命玄鳥也哉

路史註曰簡狄一作東翟卽簡易也干寶作索倓繆書中侯云玄
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浴娥簡
在水中易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呂春秋娥
氏二佚女好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女燕視之二女爭搏之遺
卵北飛云云故史有行浴遺卵之說列女傳曰姊妹浴於玄丘之

水今浚儀清丘一曰玄丘寰宇記簡翟浴於晉丘云卽此水然湯
自從易音不從易也燕特男子之祥感遇生子非必吞卵歷代遂
於媒壇立卵石故東晉議媒壇有石以爲吞卵之象經無文乞除
之張掖記又謂所感在縣界雞頭山之黑水云簡翟所浴重丘之
水也去魯都遠矣佚閑美也與扶同織緯之言亦繆矣如言五帝
三王皆有感而生然非感於郊則遇於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
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后妃而率彼曠野又其所敘之迹皆有似
淫奔之事斯所以爲難信歟

羅氏論曰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可
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魯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
以爲契弃旣皆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歲餘矣豈有堯在位如

是之久而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
未有遺其昆弟而爲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卽按內傳史克
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爲高辛
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爲稷契皆在其中謂其聖遠
信其言爲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魯傳十世堯
及稷契皆不得爲魯子亦不得爲兄弟子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旣
皆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爲司徒弃爲農師及得舜爲司徒然後
以契爲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
爲子氏爲有湯也命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
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爲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
畧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堯最爲粗畧官司制度禮樂刑

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異繇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爲司徒弃爲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則因堯爲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魯劉向敘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妖女則姜嫄果爲帝嚳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爲周周人旣上推后稷爲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 庇東逝爲嚳次妃是爲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弓遺乙鳥而致貽夫

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爲可質其言簡翟未

嘗不及於嚳何嘗有十世之說哉

胎一作胙古胎貽亦通故用楊震碑貽我三魚嬉繇漢

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嚳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嫫瞿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爲佛女抑何從禋配於禛官哉彼其猜之多子故辨之細

鄱陽洪氏适曰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於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

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馭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
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
賢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
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
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
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
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
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
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金氏履祥曰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
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禩以祈子
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
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
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娥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
代之基亦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
者有敷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爲不
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陸氏深曰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閟宮之詩是已按姜嫄
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之祀乃有取
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何哉

楊氏慎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於玄丘之水踰玄鳥啣卵

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
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
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吞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
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
玄鳥者子之侯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
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
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
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紅見之侯
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
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神申為嶽神所生可乎
傳說為箕星生之曰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曰直昴也楚辭曰
攝提貞於孟陬今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
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
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
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以至日太牢祀高禘記其所福之時故言
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
傳信史記之訛耳

卮言曰諸書言玄鳥生商其說不一今括而論之燕遺卵之說見
於呂覽不謂簡狄之吞也吞馭卵之說見於緯書不謂帝嚳之妃
也史記既以為嚳妃又言浴水吞卵是以不足信而論衡索隱前

已闕其妄矣毛詩傳云玄鳥至之日祈於郊禱而生契蘇氏羅氏皆宗其說鄭箋則據史記而朱子集註兩從之楊用修謂詩傳信史記之誤當從古說爲是然諸書互相發明亦有不可廢者路史黜緯書之說而信褚先生之言以爲簡狄感乙致胎誠無害於義至云有娥氏佚女爲帝嚳次妃則亦呂覽史記之據也按毛傳簡狄配高辛氏不言爲嚳鄭箋又謂黑帝之子潛夫云少昊後裔簡狄竹書云簡狄高辛氏之世妃羅願亦云玄鳥氏或爲少昊時官名是皆疑簡狄非嚳妃也今觀商頌云有娥方將帝立于生商審爲嚳子商人豈有誦祖及於母家而反不及其所生哉禮云商人禘嚳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不一及嚳則嚳之世遠矣契果非嚳子簡狄果非嚳妃也簡狄旣非嚳妃則感馭吞卵皆不必辨而諸

儒之說皆合事理故金氏亦斷以契非嚳之子而爲高辛氏之後也若乃玄鳥爲生子之祥子姓加天乙之稱則順之辨於必爲確帝堯時契爲司徒封於商

詩長發二章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

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

鄭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理不得踰越乃備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孔疏湯有天下而禰王契是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城云昔先生后稷國語又云我先王不窟是爲王之祖故通謂之

王非追號爲王也

集註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也

慶源輔氏曰契爲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爲君之德既封爲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卽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爲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所過越則其爲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

書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孟子曰民之爲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左傳季文子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史記殷紀曰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

命爲司徒封

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書中侯握河矩曰堯曰嗟朕無德欲奉丕圖賜示三子斯封稷

契臯陶賜姓號

又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

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

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故賜姓子氏

孔氏書疏曰書云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云舉八元使布五教

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鄭箋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史記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鄭以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蓋如周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不必止於百里而已故史記歸之舜也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一代之大號而服虔王肅則不然左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相土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註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按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常厥邑相土之於殷室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旣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敢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郟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卽處郟處幽國名變易太王來周居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國號不得遠取郟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地爲代號者亳是湯之所居猶周之豐鎬耳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更遷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而不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又書於湯言居亳於盤康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玄鳥首章曰宅殷土芒芒蓋至湯身而漸大也

又左傳註疏曰史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云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卽有郃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卽稷封郃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啟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爾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也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闕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云代伯闕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孔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高所封也又故子城在渭州華城縣東北八十蓋子姓之別邑路史註曰契聰明而仁堯命爲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輯及虞不廢是以受商賜姓子氏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藥都城及故潘邑故世本謂契居潘闕駟云番鄭西今之藥城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九域志輿地記通典皆謂上洛漢商縣契所封非也乃商君封檢地志蓋南陽界之商於漢之商縣書中侯云棄契皆堯封長發箋云堯小封舜大封爲妄楊氏慎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

姬

楊氏又曰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孫子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伐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夙爲俱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古注釋如此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趨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鄣呂氏春秋夏之人民親鄣如夏字林王篇音鄣非也噫非博考籀篆竹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鄣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危言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皆謂契也鄭箋云契始封商至湯居亳而漸大也孔氏據緯書謂舜益封契地不止百里又云殷是亳地之小別名而引孟氏湯以七十里湯初國尚小前

後世悟此則集註所謂商嘗中衰而孔未言及耳蓋契之初封以商而後居殷故曰亳殷土也則箋謂先受小國後受大國不爲無據契雖宅殷而國號未改至相土居闕伯之墟卽以爲商丘索隱謂相土始封商者非也竹書紀年夏后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丘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相土二百餘年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距遷殷又百五十餘年則商之爲殷舊矣竹書未可盡信今以尚書諸說證之湯居亳曰從先王居是契宅殷之驗也盤庚五遷又說者謂亳本帝嚳之都故曰從先王夫嚳帝也豈得言先王且其世已遠不宜遠引先王宜爲契也鄭樵云亳都有殷水在焉故亦謂之殷後世雖屢遷而殷商之名未始偏廢以開國受命之祖所以命也是以殷之號湯時而有非也蓋亳卽殷

土耳其史記曰盤庚五遷復居成湯之故居索隱云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蓋盤庚之遷民已咨怨自此定都因號曰殷不復以商爲號矣故盤庚以前諸書皆曰商盤庚以後皆曰殷紀殷事者固未兼稱也詩兩言生商又曰商之先后惟曰宅殷土而已殷受命殷武皆武丁以後事也殷商云者則自周人言之耳或兼稱之或互稱之詩文王章曰商之孫子殷士膚敏大明章曰自彼殷商燹伐大商殷商之旅書武成曰於征伐商殪戎殷蓋通前後伐號言之周人於此亦有深意焉耳孔子之序書詩也而曰商書商頌王業之所自也故稱其先及與門人問荅而曰殷禮殷人國號之所定也故言其後史記追紀前事定號曰殷得之矣

相土契之孫也

詩商頌玄鳥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鄭箋相土契孫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長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孔疏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左傳說太公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是王官之伯分生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叛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

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集註相土契孫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盛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歟

卮言曰相土夏時諸侯耳而詩云烈烈海外有截此必有闢土服遠之勳可以垂之後裔如周太王之爲者鄭氏謂出王官之伯長諸侯似也是時夏道方盛諸侯未必歸商特言其功烈之盛云爾而王肅謂以司馬掌征伐司馬之勳於商家何有哉然周人之誦祖德也文德爲多殷人之誦祖德也武功爲多記曰殷道先罰周道先賞蓋其所由來者遠矣

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

索隱曰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海外有截是也左

傳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城古闕伯之墟卽商丘也又云梁所封之地

竹書紀年夏紀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上作乘馬遂遷於商丘卮言曰契之封商稷之封邠是唐虞之時已有夏商周之基也竹書夏侯相元年卽位居商丘九年相居於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遂遷於商丘又云少康三年復田稷不窟之失竄公劉之遷亦在太康少康之世則是夏之中衰又肇商周之中興也不然則商丘幽地皆夏土也相土公劉安得而有之或云公劉當夏桀之世是商周不並興故先商而後周也不然則周亦可以代夏矣冥相土之曾孫也

史記曰相士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

索隱曰系本作糧圍也

曹圍卒

正義曰圍音子冥立語出本草

禮記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國語同

宋衷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禮曰殷人祖契而郊冥也

紀年夏紀曰帝少康十一年

丙辰

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

辛巳商

侯冥死於河

微字上甲冥之孫也

史記曰冥卒子振立

世本作核

振卒子微立

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子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禰廟生日甲也

國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紀年夏紀曰帝芒三十三年甲辰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壬午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丙戌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沈約註曰殷侯賓於子亥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伐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孔叢子曰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主癸微之五世孫

史記曰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鄭氏曰按商人及周人繼繼者傳父子及者傳兄弟報丁報乙報丙與主壬主癸皆弟兄之名疑前史指爲父子過矣

卮言曰報者報祭也主者廟主也皆沒而稱之甲乙丙丁其生名也

紀年夏紀曰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不言何侯

成湯主癸之子也主癸卒湯嗣立始征諸侯遂伐夏

史記殷紀曰成湯主癸子也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舉伊尹任以國政伊

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

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城之虛湯既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

紀年曰帝癸十五年丙午商侯履遷於亳成湯元年壬戌商師征夏邑

戰於鳴條夏師敗績

會編曰夏后癸三十五歲丁丑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是爲成湯戊

寅始征葛乙未伐夏桀放之於南巢

湯既勝夏遂踐天子位

竹書紀年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卽位二十九年甲戌陟帝王世紀

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通志元年庚戌

在位十三年經世以會經運之四經日之甲經月之午經星之乙

經辰之卯乙未商湯元年十三年丁未崩通考同

太丁

外丙

仲壬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金熒氏曰謹按史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恐未必然考之蔡氏書傳引吳氏云太甲卽位於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壬之殯側則其說與太史公合今姑存之以備參考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

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

史記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疑傳

陳寔曰按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耳

紀年曰外丙元年乙亥三年陟仲壬元年丁丑四年陟

通志曰外丙元年癸亥二年崩仲壬元年乙丑四年崩

大紀曰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

胡氏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

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耶二帝官天

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

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

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之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

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

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

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

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

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

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耳此以人情

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

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

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

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

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

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

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

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

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

帝太甲太丁之子成湯之適長孫也

竹書紀年太甲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沈約註曰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

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約按此文與前後世所益

後不類蓋十二年陟

鄭氏樵曰按伊訓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

湯沒而太甲立孟軻司馬遷云湯崩外丙仲壬皆卽位乃及太甲

與書不同劉歆皇甫謐皆從之此雖畔經亦無害若乃汲冢紀年

所載此害經之甚者也

經世經辰之卯戊申商太甲元年三十三年庚辰崩通志元年巳

巳歷年同通考會編俱從經世

帝沃丁太甲子

紀年沃丁名絢元年癸巳王卽位十九年陟冊府三十通志元年

壬寅二十九崩經世經辰之辰辛巳商沃丁立二十九年經辰之

巳巳酉崩

帝太庚沃丁弟

金履祥曰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後世循襲遂

啟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紀年帝小庚名辨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五年陟冊府太庚沃丁

子在位二十五年通志辛未立二十五年經世庚戌商太庚立經

辰之午甲戌崩

小甲太庚子

史記本紀曰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表曰帝小甲太庚弟也

紀年帝小甲名高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十七年陟冊府同世紀

五通志元年丙申三十六年崩經世乙亥立十七年辛卯崩

雍巳小甲弟

紀年元年甲戌十二年乙酉陟通志元年壬申十三崩經世壬申

立十二年經辰之未癸卯崩

太戊雍巳弟

紀年元年辛巳七十五年乙未陟通志元年乙酉七十五崩經世

經辰之未申辰立七十五經辰之酉戊午崩

仲丁太戊子

紀年元年辛丑九年巳酉陟通志元年庚子十一崩經世巳未立

十三經辰之戌辛未崩

外壬仲丁弟

紀年元年庚戌十年巳未陟通志元年辛亥十五崩經世壬申立

十五丙戌崩

河亶甲外壬弟

紀年元年庚申九年戊辰陟通志元年丙寅九年崩經世丁亥立

九年經辰之亥丙申崩

祖乙河亶甲子

紀年元年巳巳十九年丁亥陟通志元年乙亥十九崩經世丙申

立十九甲寅崩

祖辛祖乙子

紀年元年戊子十四辛丑陟通志元年甲午十六崩經世乙卯立十六年以會經運之七經日之甲月之午星之內辰之子庚午崩

沃甲

紀年曰開甲祖辛弟

紀年開甲元年壬寅五年丙午陟通志元年庚戌十年崩經世辛未立二十五經辰之丑乙未崩

祖丁祖辛子

紀年元年丁未九年陟通志元年庚午三十二崩經世丙申立三十二年經辰之寅丁卯崩

南庚沃甲子

紀年元年丙辰六年陟通志元年壬寅二十九崩經世戊辰立二十五壬辰崩

甲祖丁子

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紀年元年壬戌四年陟通志元年辛未七年崩經世癸巳立七年經辰之卯巳亥崩

盤庚陽甲弟

紀年元年丙寅二十八年陟通志元年戊寅二十八崩經世庚子立二十八年經辰之辰丁卯崩

小辛盤庚弟

紀年元年甲午三年陟通志元年丙午二十一崩經世戊辰立二

十一年戊子崩

小乙小辛弟

紀年元年丁酉十年陟通志元年丁卯二十崩經世已丑立二十
八經辰之已丙辰崩

武丁小乙子

紀年元年丁未五十九年陟通志元年戊午五十九崩經世丁巳
立五十九經辰之未乙卯崩

祖庚武丁子

紀年元年丙午十一年陟通志元年丁亥七年崩經世丙辰立七
年壬戌崩

祖甲

國語作帝甲

祖庚弟

周書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

鄭康成曰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為不義
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
而殞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
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
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
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
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
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

以甲名著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

紀年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通志元年甲午十六崩經世癸亥立三十三經辰之酉乙未崩

廩辛

漢書古今人表竹書紀年及帝王世紀皆作馮辛

祖甲子

紀年元年庚寅四年陟通志元年庚戌六年崩經世丙申立六年辛丑崩

庚丁廩辛弟

紀年元年甲午八年辛丑陟通志元年丙申六年崩經世壬寅立

二十一年壬戌崩

武乙庚丁弟

紀年元年壬寅三十五年雷震死通志元年壬戌四年震死經世癸亥立四年經辰之戌丙寅崩

太丁

竹書紀年作文丁世紀曰文丁一曰太丁

武乙子

紀年元年丁丑十三年陟通志元年丙寅三年崩經世丁卯立巳巳崩

帝乙文丁子

王氏應麟曰易云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云云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左傳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

又曰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

楊氏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正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又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甚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紀年元年庚寅九年陟通志元年己巳三十七崩經世庚午立三十七經辰之亥丙午崩

帝辛是爲紂帝乙子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

嗣帝乙崩

紀年元年己亥五十三年辛卯爲周所滅通志元年丙午三十三年崩經世丁未立三十二年以會經運之六日之甲月之午星之丁辰之子戊寅亡

世殷三十王十七代外丙仲壬不在其數共六百四十

史記世表曰從湯至紂二十九世

漢書歷志曰自伐桀至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世紀曰春秋外傳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商歷曰起丙戌終甲申四百五十八年

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終戊寅

冊府湯自乙未歲建國盡戊寅十七代三十王共六百四十四年
通志畧曰殷世起湯元年庚戌終紂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
世六百二十九年

經世通考殷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五年首乙未盡戊寅

蘇氏古史曰商有天下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
興者五王周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商多賢君宜其世之
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行其至
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享天下至久
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
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

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
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人之風俗皆在此矣夫
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然其敗也一散而
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
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天不有
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海君道部卷之七

世系類

帝王曆系

三代篇

周世章一

周之先曰后稷高辛氏之子也姪姬

詩大雅生民首章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戒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帝高辛氏弗去也古者必立郊媒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媒天子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郊媒之前履踐也

帝高辛氏之帝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
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

鄭箋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
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
祀於郊媒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祀郊媒
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欣
欣然其左右所指處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
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是爲后稷

孔疏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郃
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
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

堯與稷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史記皆遵用
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
則堯爲聖君稷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衆乃舉之
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智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
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
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猶爲舜所敕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
或過人不可以凡人論也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
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必歷數世也其緯侯之書言五帝傳世
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鄭信織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
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
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其爲後

世子孫之妃也古史散亡不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魯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魯子乎若使稷契必魯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爲稷契之父帝譽聖人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故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旣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毛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卮言曰帝者追稱非帝譽也履武是無入道之感孔疏義甚正集註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出祀郊媒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

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后稷之說先儒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聖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次章曰誕彌厥月先生其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

鄭箋言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羊子之易

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折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不折不副皆言易也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集註凡人之生必拆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拆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既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詩魯頌閟宮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閟宮解詳物
理部宮室類

鄭箋閟宮姜嫄廟也言姜嫄之德真正不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

生民三章曰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毛傳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人之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水鳥覆翼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鄭箋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孔疏以毛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學尚存矣不得爲遺腹子矣而爲毛說者云云非傳意也鄭箋以履迹而生與傳不同其於顯其異而棄之意亦一也史記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集註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

始收而養之

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非人之所能棄也

史記周紀曰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

中侯稷起曰蒼曜稷生感迹

春秋元命包曰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

又曰蒼神精感姜嫄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貞源賦曰帝嚳未立時有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男耻之三棄草野帝聞姜嫄有聖子乃詔爲妃賜姬名曰棄

潛夫五德志曰帝嚳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

論衡曰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稟精於天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如實論之虛妄言也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嫄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嫄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或時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

姓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
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
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
赧王奪邑其言神驗其實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
爲人者生時逆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
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說也
又曰后稷之生姜嫫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
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水上鳥以翼覆之慶集
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

譙周古史考曰棄帝嚳之胃其父亦不著

孔氏詩疏曰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而生左氏說
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
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議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
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鴈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
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
蒲盧之氣嫫媿桑蠱成爲子已况乎大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
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以古今異說故引蒲盧爲
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父則亦爲有父
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胃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
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鴈仍御於夫
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焉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王肅引馬融

曰帝嚳四妃下三妃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之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年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嚳崩之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竒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藉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駭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佑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竒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文甚焉不然二也不夫而育妖滅宗周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垂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竒見於旣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龜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

之異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當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且馬王之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堯爲人兄聽母棄弟豈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甚矣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用虞舜登用乃始舉任哉故知王氏之說非毛傳意也

吳越春秋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覩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之

路史曰帝嚳上妃有駘氏曰姜嫄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棄惟元子棄之每異乃收之爰名曰棄而字之曰度辰

羅氏論曰山海經云后稷生于巨迹列子因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是說也先諸詩而有也詩言履帝武敏或問予曰歐承叔蘇明允洪駒父輩皆辨無是事予曰神理所在居於沈忽汗漫之間氤氳通行蓋有難廢者今齊之章丘縣龍盤山上有神迹祠焉皇覽云卽姜嫄所履者亦見十道志及述征記伏琛齊地記宋濟南太守蕭承之立祠於山妻學履之是生齊帝亦見本史則列子之言未可遽信

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履巨跡之事固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者

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金氏履祥曰按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能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曹

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禘弓韜之禮焉其說同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曹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何若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它考也朱子曰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特異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附於嚳焉

卮言曰甚哉迂儒之鄙也六合之廣也千世之遠也萬物之衆也而以已所不聞見悉爲烏有真是夏蟲井蛙之見耳姜嫄履迹生后稷載之雅頌而諸儒疑之者謂姜嫄是帝嚳之妃不宜履巨人

迹宜爲履帝譽之武蓋信毛傳史記而不知傳記亦有誤也審姜
嫫履夫足生子何足著之詩詞乎姜嫫有夫所而得子詩人何必
微詞與義乎孔氏釋傳謂稷契堯弟堯故不用待衆舉之以示至
公夫賢如稷契抑之七十年而後示公於天下此其不公甚矣豈
聖人順應之道哉又謂上智之壽過於凡人夫稷契誠壽也然堯
在位七十載而以老禪位聖人心勞天下非若後世之偃然爲君
者稷契與堯年相若而又命之以播五穀之種布四方之教壯而
不用老而勞之舜之初稷契且百餘歲矣而方申命之熙載亮功
又自以耄期倦勤禪禹不亦悖乎又謂左氏高辛之子八元世美
卽爲稷契不必數世則其云少昊氏有不才子窮奇沙昊氏卽爲
世惡乎凡此諸說皆害義之甚者事理必不然而其所釋鄭箋則
其義得矣故朱註從之亦以姜嫫爲高辛之世妃而深以履迹之
說爲然大儒之見誠不凡也如論衡所謂衣帝服坐帝處始身者
此其爲怪不又甚於履迹乎其說之迂鄙甚矣而楊慎乃取以證
傳註之誤蓋亦譏疑傳之成心非通論也若乃馬融王肅創爲遺
腹之說淺陋尤甚孔氏正之猶爲費辭又有謂詩神其祖夫子信
而不刪鄙夫智不足以知聖人况知天乎

帝堯時后稷教民稼穡封於郃

詩生民四章曰誕實劬劬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
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爪哖哖

集註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

廬陵曹氏曰聖人一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宜之異

可知矣

生民五章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郇家室

鄭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若神助之力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郇

毛傳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郇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孔疏傳以天使郇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郇謂封爲郇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其神而順天命也此郇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

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稷之成功實在堯世其封於郇必是堯之封矣故毛鄭皆以爲堯史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郇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郇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集註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郇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書舜典曰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集傳帝命禹使宅百揆禹讓於稷契暨臯陶此因禹之讓而申

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后君也有爵土之稱

書益稷謨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丞民乃粒

集註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

詩頌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集註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丞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偏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常道於中國也

博閼宮曰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種稊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集註奄有下國封於郅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劉氏曰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

卮言曰有國其初所封也有土其後所治也亦猶帝立子生商宅殷土芒芒是也下者對上帝而言周人言天生后稷教民稼穡若自天而下故曰奄有下國下土云

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熟而民人育

史記曰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

帝三層系
卷七
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王氏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郃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故姓姬氏

會編曰帝堯八十一載封棄於郃

路史曰棄性敷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爲唐天官及事虞夏教民時執穀致飴有相之道虞帝乃國之黎號后稷

註曰書刑德考云堯使稷爲司馬文子云爲大農師齊職儀文云堯命義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馬爲夏官棄居其職孔

穎達云舜命羣臣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敷五教地官也伯夷秩宗春官也咎陶爲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遜於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稷爲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爲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穎達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昏禮謁又贊云稷爲天官故齊職儀云棄授人時尊爲天官則稷實天官云非司馬矣絳郡有稷山隋圖經之稷播種百穀於此竇革云山西南去安邑六十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封國於黎亦作釐釐厓與台郃同一作駘昔景王使詹栢伯責晉曰我自后稷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武功郃城是今永興武功西南二十二有故釐城有后稷姜嫄祠隋唐爲稷州本曰周故後曰周然稷之母

有駘氏傳皆作蔡其地在齊世不知也廣記曰武功本名郃後改曰蔡城失之

金氏曰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利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曰誕降嘉種貽我來弁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萬世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后稷之後世官爲后稷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而奔戎狄之間

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

山海經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史記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媯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卽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

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國語云棄
稷不務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此云去稷者
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窋去
稷官不復務農

路史曰后稷取姁人是生稷蠶世濟其德稷蠶生叔均是代其父
及稷播穀是爲田祖自商以來祀之世爲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窋
者失其官守窋居於尉季

註曰周禮疏棄爲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爲田正詩人謂之
田祖此經言叔均爲田祖蓋有功而於田者是不窋非稷之子
及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窋事虞夏非也而史記世本世紀遂以
爲稷所生妄也尉季一曰不窋疑郁郅之訛今慶之安化有尉

季城不窋墓周地圖之郁郅城在白馬嶺西川交水口

羅氏論曰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
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
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棄后稷十有五世而
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
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
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
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姑失
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郃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
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
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

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爾壘口壘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邵也后稷封台故其后有台壘有叔均既有台壘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爲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公劉也邪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於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

又曰史匈奴傳云夏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妄矣傳云太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十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

公劉不窋之孫

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路史曰不窋生鞠

是爲鞠陶傳云鞠有文在手曰鞠

鞠生公劉公劉遷國於豳

詩大雅公劉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稊饁糧於橐於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毛傳公劉居於邵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斧鉞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邵國

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
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
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爰曰也整其師旅
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
之故乃欲全民也

孔疏公劉居於邠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
能定其年世也邠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於漢屬右扶風
為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傳言西戎者雍之西地與戎接連為
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太王既來之後復為
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修其疆場謂民修之國有積
倉謂稅民而得之也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即是相與和睦而時

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弓矢言張故干戈言秉夏人迫逐則
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邠也諸侯從之
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
之俱遷也

集註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
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邠焉蓋亦不
出其封內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邠之事夫公劉
之先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
匪康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

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

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畜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用爰方起行則公劉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旣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二章曰篤公劉於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獻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韞密刀

集註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偏也言居之偏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

鄭箋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旣衆矣旣多矣旣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由原而升山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集註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劔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朱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

三章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

集註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四章曰篤公劉於京斯依蹕蹕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

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鄭箋厚哉公劉之依此京而築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樂之羣臣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而具餼酌猶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郃遷豳羣臣從而君之尊猶在郃也

集註此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
五章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集註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六章曰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集註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彊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鞠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度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築居幽

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金氏曰按公劉之遷幽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始則國語所謂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耳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
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也胡氏大紀以世表計之
係少康甲子之紀而附公劉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
之紀而併附七月之詩七月詩今不載讀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
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幽民因天力本孝慈忠
愛之俗焉漢儒序以公劉為召康公所獻以七月為周公所陳意
者幽之遺詩歟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

故周公陳之以為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
於雅而七月自為風益自三聖相授受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
海后稷於此有邠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再
轉徙而修其訓典奕世載德加以公劉之賢生聚再繁邦家再盛
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其風土歌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
周人世守之以為其先公之盛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公籥
章之職掌土鼓籥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堯之遺音而籥籥則公劉
之遺音也或者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
公劉七月二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耳獨不思夏當三
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為最盛雖當衰微之後流風
未泯商道將興公劉之詩下視商頌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

子之歌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召時始有此文哉

孔幽風疏曰國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鄭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爲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卮言曰國語云夏氏之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官自竄戎狄之間韋昭云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故不窋以失其官去夏而遷於幽幽西近戎北狄自不窋始也史記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

而毛鄭詩傳皆云公劉居郃遭夏人之亂迫逐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邑於幽是又以公劉之遷幽爲避亂奔狄戎間也孔氏穎達則謂夏人之亂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以前史攷之計夏之亂者六十餘年是不窋公劉祖孫歷三世而後定君也故竹書云夏后少康三年復田稷言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其言頗與諸傳合而路史據婁敬之言公劉避桀以爲所謂夏之衰者在履癸之世故會編從之紀公劉遷幽於桀之二十二年是矣若然則公劉之與不窋非一時一事也史傳言不窋自竄不言逐也路史亦云不窋竄居尉季而無復國之文何以公劉復自郃徙幽其言公劉迫逐不言竄也史記且云公劉在戎狄之間修后稷之業子慶節國於幽何以詩云幽居允荒豈不窋失之夏衰復之中興如

竹書所云公劉避夏之亂興商之初如路史所云乎則於諸傳皆有據而不為妄說要之年代久遠譜系難明得之意外可也

高圉公劉之七世孫

史記曰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

弗卒子毀隄立音榆世本作榆索隱曰世本公非非立毀隄卒子公非立索隱曰世本云公非辟方

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公非卒子高圉立索隱曰世本云高圉侯侔

左傳衛襄公卒景王使成簡公如衛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孫氏註曰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國語展禽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

紀年曰殷祖乙十五年癸未命邠侯高圉

公叔祖類高圉之孫

史記曰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世本曰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索隱曰漢書古今表

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

詳世本曰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

公祖一名祖紺蓋字叔類號曰太公也

紀年殷盤庚十九年甲申命邠侯亞圉自命高圉至此蓋六十年祖甲十三年

已巳命邠侯組紺自命亞圉至此蓋一百有六年

路史曰公劉生慶節始國於豳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史作差弗或作

弗差者猶難當大柰云弗差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

高圉生侯侔侯侔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雲都生公叔祖紺是

為祖類祖類生諸蓋是為太公太公生古公太王

祖類即公叔祖類世表云叔類

而人表曰公叔是為祖類亦曰公叔祖類祖類也云云先公祖類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蓋為三人

矣

羅氏論曰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侂亞圉雲都祖緝諸蓋太公如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又侯侂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侂為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侂雲都諸蓋至皇甫謐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緝之字蓋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實為太王而閔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据和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

四陬乃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也何況周世之未邪

金氏曰按世本自不窋公劉至季歷已十有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祖緝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詩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於文王乎

楊氏慎曰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鹽台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

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又曰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於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耶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二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卮言曰史記世本國語所載周世疎畧如是則上古可知矣故自黃帝而下其世系之始終固亦不謬而中間之闕漏甚多學者輒信史記而欲廢諸書則其尚論古人如汗漫荒忽書雖讀猶未讀也羅泌路史可謂讀書矣而欲以其所紀定爲不刊之典則亦未免後人之疑也

象經人之錄也

世羅必欲史何能簡書矣而俗以其祖孫家為不氏之典限亦未
計史信而俗親簡書限其尚備古人收于影業及書輒簡餘未簡
黃帝而平其世系之故錄固亦不略而中間之闕載甚多學者轉
風言曰史信世本國語規傳問世勅畧收具限上古何映矣姑自



學海君道部卷之八

世系類

帝王曆系八

三代篇四

周世章一

太王名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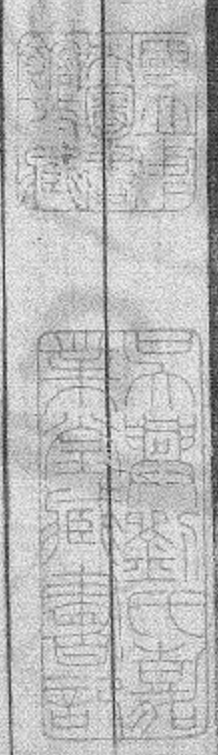
史記曰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路史云太公生古公太王詳前

詩大雅綿首章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

陶穴未有家室

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與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



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在豳時也

孔疏大曰瓜小曰瓠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先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曰瓠瓜實近本則小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太王而盛八劉始遷於豳至太王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於時處處則豳有宮室也而此言未有家室者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太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

未有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時亦有宮室豳風七月云入此室處亟其成屋皆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集註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臨川王氏曰周國嘗幾亾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爲民之初生也

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窰奔窰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卮言曰孔疏言瓜之近本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小猶后稷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至太王而盛其說深奧旨趣然謂瓜益小終不能長大則比興不切矣蓋瓜近本則小遠本益大故以縣縣言之而太王長子太伯文王長子伯邑考不有天下亦近本之瓜實歟

二章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鄭箋來朝走馬言其避惡蚤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王之賢知也

集註走馬避狄難也

三章曰周原膺膺謹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然肥美也

集註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國人從已者謀居之又卜得吉兆乃告其民於是而築室也

四章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營之事所當爲者無不盡也

五章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集註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載上下相承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翼翼嚴整也

六章曰揀之𡗗𡗗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鼗鼓弗勝

集註揀盛土於器也𡗗𡗗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城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七章曰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集註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謂之宜

安城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爲本也

慶源輔氏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

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駢矣維其喙矣

集註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然

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專指文王意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駟喙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

華谷嚴氏曰陳氏謂孟子借此章首一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爲文王之詩焉

安城劉氏曰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

卮言曰昆夷之愠何足隕太王之聲哉而詩云然者亦恐別有指趣非昆夷之謂也思齊之稱文王曰肆戎疾不殄列假不瑕中庸之稱武王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聖人舉事固亦有非常情所能窺者而聖人自信於心天下亦終信之故名不失也此章專言太王之事觀皇矣之三章可見蓋言木拔道通昆夷失險而驚突喙息未嘗服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謂以大事小史記曰文王伐昆夷豈先事之而後伐之乎而鄭康成之箋云文王不絕去其惡惡之心亦不廢其聘問之禮此蓋據孟子文王事昆夷而爲此義而陳氏以爲孟子借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則非也憂心情愠於群小孔子也亦將以爲孔子之詩乎康成宿儒豈不辯此

詩大雅皇矣首章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王也耆惡也

鄭箋二國謂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阻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惡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君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孔疏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武王伐紂封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傳以夏配殷蓋以桀配紂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而曰維申及甫也鄭箋則以此詩陳事先後相承末章曰以伐崇庸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二國謂紂與崇侯虎也平王天命未艾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惡君子謂之二國况紂爲亾國之君故與崇侯虎同稱二國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爲密阮徂共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毛傳以耆爲惡也鄭箋以憎已爲惡故耆不爲惡而屬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悔改而閒暇優

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漸更益大也赤命云崇業首則爲惡久矣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

程子曰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以王天下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云耆致也

集註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旣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羅氏曰此言天之所以與周者也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爲不獲矣而傳乃以殷夏豈其然耶維此四國之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寃度之故下又云乃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克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昔楚人之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大夫諫之秦伯曰同盟之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子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寃欲度其秦穆之謂乎

卮言曰此章毛鄭之傳奧而稍涉於鑿程朱之傳顯而稍變其文以與宅爲太王事此不易之論也而羅氏以二國爲崇密庶幾得之然所謂四國者亦恐非四方之國也

二章曰作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櫟

其楛攘之剔之其廩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廬陵歐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集註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蓄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桷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楛凡木則芟之廩柘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爲之舉此開闢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

廬陵彭氏曰太王之興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爲也必有主宰之者詩人託辭以爲帝遷之

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集註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旣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

詩頌高山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旣旅是岐屬雍州也綿之篇說太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太王居岐矣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

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名漢書地理志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或作杜陽者誤也

又綿詩疏曰鄭韓弈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冬當夏陽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亾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為狄

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將殺之故又棄戎狄而過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預定世有盛衰王制既亂威不肅下追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南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闢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人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又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將以我故戰父于而君之子不忍為乃

與私屬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徐廣曰岐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

謚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幽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

徐廣

曰分別而為邑落也

作五官有司

鄭玄曰此殷時制

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禮記曰天子之五官

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眾鄭玄曰此殷時制

莊子曰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淮南詮言訓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

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廓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孔叢子曰申祥問子思曰周人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亾民也耆老曰君不爲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奔

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二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亦不可乎紀年殷武乙元年壬寅邠遷於岐周三年甲辰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朱子語類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個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個家計如此

羅氏註曰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趾後魏爲岐周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爲岐侯在郃西北不百里而幽又在岐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幽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

五卽岐山縣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考文王都豐不合於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又岐山縣東十九有杜陽縣內亦有杜陽故城二縣漢志注杜水南入漕卽普潤界文王城近之

又曰黃帝臣有周昌有周任周國久矣預謂扶風雍東北有周城蓋卽周原岐之小地名太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太王邑

太王翦商

魯頌閟宮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鄭箋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集註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

朱子曰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大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又曰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臣商之義蓋自其祖宗遷

幽遷郃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封土也

又或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太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亾使紂無道大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爲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

又陳仲亨說至德引前所論者爲疑曰文王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更做得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的若是泰伯當紂時也只是爲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太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代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

又曰公劉時得一土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得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却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又伯豐問集註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雖據以爲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爲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太王方爲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代崇

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爲至德又曰泰伯之心卽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竝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王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

楊氏慎曰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

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戠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戠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戠之爲戠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辦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卮言曰愚讀詩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而知武王之心卽太王之心也太王之心豈欲遽代商哉爲有天命也太王之心豈欲遽受命哉爲有文王也太伯之賢而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王

之心見矣太王之避狄遷岐也自西徂東由外入內居岐山之下
擅周原之美而從之者如歸市昆夷不敢爭是地利人和兩得也
且其創制立國規模弘遠已有興王氣象而況重以王季文王之
聖乎太王之心豈不知周之興哉商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古之人
固以興亡爲常事耳周興而商滅矣是興周者太王之心而滅商
者有周之勢也故詩曰實始翦商書曰肇基王迹皆以周興殷亡
始於太王以是歸美焉孔疏曰太王無王命而遷岐爲是空地也
竹書曰帝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夫遷
而後賜之亦不得爲受命而遷矣國語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曰我
自夏王之代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邠芮岐畢爲吾西土諸書皆以
邠幽岐程相距百里五遷不出所封則亦不必先命而後賜也竹
書不可盡信路史又云岐周皆古國是疑太王亦有代易而遷者
云者又於太伯之讓見之夫子曰泰伯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太王有王天下之心故傳至王季而有征伐之事太王
非有天下之心泰伯其何讓焉翦商之說舊矣楊慎引說文以爲
戩商其說甚奇其義符於竹書然以若用翦商便是太王蓄弄泥
之心此又不然商政漸衰天命將改太王世修其德發政施仁柔
遠人懷諸侯攘夷安夏雖若代天子行事者而實以自爲善耳康
誥曰惟命不干常大學曰道善則得之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興是也太王其知之矣滕於斯時最爾小國而介於齊
楚曹宋之間孰與之士可以爲遷徙計而孟氏且云況古之諸侯
惟德是與而太王又以避狄東遷乎太王度殷事已去又知其後

世之必王建業岐陽以待天命豈爲預蓄禍心哉大王王季文王以諸侯東遷故興平王敬王以天子東遷故衰然則自西徂東者固翦商之漸也文王之世可以伐紂矣而以服事殷寧非泰伯之心乎而伐密伐崇亦太王王季之緒也武王之世時既至矣遂於周伐商寧非太王之心乎而大勳未集亦文王之緒也此周家累世賢聖故君臣父子之道益明夫子友王季而孝武王及論至德則言泰伯文王而不及太王王季武王也大儒朱子之論且著於前矣予益述而明之

王季名歷太王之第三子也

詩皇矣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集註泰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然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旣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泰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

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孔疏鄭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對配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周至文王乃興而云自泰伯王季者由泰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泰伯之時也慶美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後世稱之亦其德也論語稱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泰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

皇矣四章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貌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孫子

集註度能度物制義也貌當作莫謂其莫然清淨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能度義理又清淨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註曰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爲文王

朱子或問曰泰伯王欲立賢子聖孫爲道足以濟天下而非以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或問曰讓之爲德旣美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所讓大矣又能隱晦其迹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

朱子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下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個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然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

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

又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德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旣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意思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言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

見不欲去圖商

又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曰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

又吳伯英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

又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亾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王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又曰泰伯所引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

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註說亦未分曉爾

又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問道不合則去泰伯則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邁疑此時去又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
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
論衡曰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泰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泰伯豈覺悟以避之哉

論衡又曰泰伯見王季有聖子知太王意欲立之乃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主泰伯再遜王季不聽
三遜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

主王季乃權受之

古今樂錄曰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爲王采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合飯哭不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父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爲君委而去之

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位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固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尹曰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

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

史通曰論語泰伯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泰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泰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歷昆泰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鷄自斷其尾則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蔦知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泰伯猶有令名斯則泰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泰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

者母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一也

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託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披髮文身爲三者之美隱蔽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玄旣失肅亦未爲得也如玄所云天下共見何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者

羅氏論曰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爲名也非爲其弟也以天下故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泰伯遷延退避不能堅決則民

得而稱之矣豈至德邪文王者天之所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剛不屑夫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形身本中夏而冒先王之禁以從狄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爲美而爲之哉三讓之說亦惟見至隱而知周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爾太史公云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亾之荆蠻斷髮文身何嘗見其三讓如所謂南向讓天下者三哉按王克書論衡古公三子其季曰歷季歷生昌在祿瑞見

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爲天下者明也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此憲之所以爲讓太子也若齊景公慕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死之日曾何足爲稱哉秦王世民功旣高矣而建成元吉猶不之寤卒以自斃則知爲已

而已矣又安知爲

天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至德矣

又曰貞父云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讓季歷者以有昌也所貴昌者以有發也伯見季歷仁人者文武又聖知天意方啓周室故默焉而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云三以天下讓夫以爲知文武之聖當得之而後遜則武之牧野無是心也而况於泰伯乎

通志鄭氏論曰謹按王肅曰泰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及或言古公將卒謂謂季歷曰我死汝即推兩兄彼即辭汝有義而安矣古公卒季歷之吳召二兄相從而歸羣臣欲立之泰伯仲雍以先君之命不可後如荆蠻

金氏廉曰泰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泰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

金氏履祥曰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爲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失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况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泰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匹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舊而爲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讓也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讓謂終以天下讓也羅氏謂泰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

謝氏曰史記吳世家述泰伯無子與次弟仲雍見季歷生子有聖

瑞而太王亦欲立季歷以傳昌故偕避荆蠻採藥而一方人心歸之遂爲吳國夫以一匹公子而所在足以成國矧因邠岐舊邦以爲君豈不能如文武代商以有天下哉蓋謂一遜王季再遜文王三遜武王故曰三以天下讓也管見按泰伯之聖不下於文王但以伯無子而季有聖子太王改卜所以順天心泰伯密遜一以順天心一以順父心無一毫有爲而爲之心也至德之賢非夫子曷能表章之

殷王帝乙時受命爲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王命季歷爲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子思曰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竹書武乙二十一年

子

周公亶父薨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

克之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

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文丁二年

戊

周公季歷伐燕京

之戎敗績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五年周作程邑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沈註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

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王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

久矣

羅氏曰周書曰王季宅程世紀云王季徙於程在今咸陽故安陵

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也孟子言文王卒於畢郢呂覽云

武王嘗窮於畢程

會編曰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殷

王帝乙元祀庚午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爲牧師周公季歷

伐始呼之戎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七祀丙子周公

季歷薨在位四十六年壽一百歲

金氏履祥曰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

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固有以專紀年者則

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爲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爲

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文王王季子事詳創業類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爲文王文王爲西伯五十年文王事詳創業類

竹書殷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戊子有鳳集於岐山帝辛元年巳亥命周

侯

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

歸於程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於豐

武王文王子事詳創業類

史記通志曰文王取於妣氏曰太妣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

次管叔鮮次周公旦發旦尤賢左右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竹書商帝辛四十一年巳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經世以會經運之六經日之甲經月之午經星之丁經辰之子庚午周文王沒武王卽位

武王十三年代殷踐天子位

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勝殷十七年丙申陟冊府經世巳卯卽天子位七年乙酉崩

成王武王子

竹書元年丁酉三十七年癸酉四月陟鄭玄曰成王二十八年冊府四十七年通志成王三十年通周公攝政爲三十二年經世丙戌立

三十七年經辰之丑壬戌崩

康王成王子

竹書元年甲戌二十六年巳亥陟經世癸亥立二十六年經辰之寅戌子崩

昭王康王子

竹書元年庚子十九年陟經世巳丑立五十一年經辰之辰巳卯崩穆王昭王子

竹書元年巳未五十五年癸丑陟經世庚辰立五十五年經辰之午甲戌崩

共王穆王子

竹書元年甲寅十二年乙丑陟經世乙亥立十二年丙戌崩

懿王共王子

竹書元年

丙寅

二十五年

庚寅

陟經世丁亥立二十五年壬子崩

孝王共王弟

竹書元年

辛卯

九年陟經世壬子立五年丙寅崩

夷王懿王子

金氏曰史記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然則夷王

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下堂而見之也

竹書元年

庚寅

十八年陟世紀十六年經世丁卯立十六年壬午崩

厲王夷王子

共和

附一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

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杜註曰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而彘之亂宣王尚少

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

孔疏曰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堪為

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

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太子靜

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

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年表共和
元和庚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

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闕雖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

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我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
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亂臣篡子滋起矣

韋昭國語註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
年而宣王立

竹書厲王十二年戊午王亾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干王位今本云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二年大旱凡

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

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沈註曰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
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

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

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城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厲王無道國人作亂王犇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
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
而共伯復歸國於衛

司馬彪曰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之亂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
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子位一十四年天下大
旱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於宗逍遙
得意於共山之首

史記正義曰按史衛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
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美自殺衛人因葬釐